

佛說鴛堀摩經

西晉藏法師 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五百眾俱舍衛城中有異梵志博綜三經無所疑滯具暢五典所問即對精生講肆莫不稟仰國老諮趣群儒宗焉門徒濟濟

若八

九

有五百人上首弟子名鴛堀摩指髮曰儀幹剛猛力超壯士手能接飛走先奔馬聰慧才辯志性和雅安詳敏達一無疑礙色像第一師所嘉異室生欽敬候夫出處往造指髮而謂之曰觀尔顏彩有堂堂之容推步年齒相覺不殊寧可同歡接所娛乎指髮聞之憶惶怖

懼毛衣起豎跪而答曰夫人比母師則當父猥垂斯教義不敢許心所不甘甚非法也師婦又曰飢者與食渴給水漿有何非法寒施温衣熱惠清涼有何非法裸露覆之危厄救之有何非法指髮答曰赴趣患急救濟窮頓實無非法夫人母也師之所重隨姪著色慢

犯非宜如蛇纏體服毒喪身師室聞之即懷媿恨歸自捫掖摧裂衣裳鬱金黃面佯愁委卧時夫行還問曰何故有何不善誰相媿觸室人諳曰君常所歎聰慧弟子柔仁貞潔覆行無關君且不在來相牽掣欲肆逆慢妻不順從而被凌侮摧碎委頓是以受辱不能自

起師聞悵然意懷盛怒欲加楚罰掠治姦暴慮之雄霸非力所伏退欲靜默深惟不道穢染聞問上下失緒進退沉吟將如之何乃伊悵歎曰當微改常倒教而教教使殺人限至于百各貫一指以髮其額殺人之罪罪莫大焉不加楚酷必就辜戮現受危沒死墮地獄不可釋縱使茲甚也

於是師命指髮而告之曰卿之聰慧所學周密計昇堂入室精生無首唯之一藝未施行耳指髮進曰願聞所告師曰欲速成者宜執利劍晨於四衢躬殺百人人取一指以為傳飾至于日中使百指滿設勤奉遵則道德備

矣便以劍授指鬘受劍聞告愕懼心懷愁感
設違教旨非孝弟子順而行之畏陷失理素
劍而退垂淚言曰淨修梵行則梵志法孝養
父母則梵志法修爲衆善則梵志法不矯正
歸則梵志法柔和仁慧則梵志法弘慈四等
則梵志法得五神通則梵志法超上梵天則

若八

十

梵志法今暴伐殺非法失理躊躇懊惱當如
之何即詣叢樹四衢路側悲怒憤惡鬼助
禍耗亂其心瞋目噴吒四顧遠視如鬼師子
如虎猛獸跳騰馳踊色貌可畏行者四集悉
當趣城即奮長劍多所殺害莫不逆怖值無
遺脫去來往返而無覺者無數之衆稱怨悲
叫入赴王宮告有逆賊遮截要路害人不少
唯願天王爲民除患時諸比丘入城分衛見
諸告者恐怖如是分衛還出飯食畢訖往詣
佛所稽首足下白世尊曰見國人衆詣王宮
門告有大逆賊名曰指鬘手執利劍多所危
害體掌汗血路無行人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吾往救之佛
從坐起尋到其所道逢葛牧荷負載乘佃居
衆民白世尊曰大聖所湊無由斯路前有逆
賊四徼道斷所殺狼籍唯改所從又且獨步
無有侍衛故也世尊告曰設使三界盡爲寇
虜吾不省錄況一賊乎指鬘之母恠子不歸

時至不食懼必當飢賫餉出城就如餉之日
向欲中百指未滿恐日移跌道業不具欲還
害母以充其數佛念指鬘若害母者在不中
止罪不可救佛便忽然住立其前時驚掘魔
見佛捨母如師子步往迎世尊心自念言十
人百人見我馳迸莫敢當也吾常奮威縱橫

若八

十一

自恣況此沙門獨身如此今我規圖必剿其
命便執劍趣佛不能自前竭力奔走亦不能
到則心念曰我跳度江河解諸繫縛捉捍勇
猛曾無疋敵重關固塞無不開闢而此沙門
徐步纒動我走不及殫盡威勢永不摩近指
鬘謂佛沙門且止佛告逆賊吾止以來其日

久矣但汝未止時鴛掘魔遙以偈頌曰

寂志語何謂 自云已停時 斯言何所趣

以我為不止 今佛云何立 謂身行不住

反以我若茲 願說解此義

於是世尊為指鬘頌偈而告之曰

指鬘聽佛住 世尊降群愚 汝走無知想

吾定尔不住 吾安住三脫 樂法修梵行

汝獨驅疑想 懷害今不止 大聖無極慧

講寂於四衢 尋聞所說罪 聽採訓法義

於是指鬘心 即開悟棄劍誓首自投于地唯

願世尊恕我迷謬與害集指念欲見道僥賴

慈化乞原罪豐垂哀接濟得使出家受成就

戒佛則授之即為沙門

今時世尊威神巍巍智慧光光結跏趺坐賢

者指鬘翼從左右還至祇樹給孤獨園指鬘

蒙化眾祐所信諸賢弟子亦共攝持其族姓

子下鬚髮者即披法服以家之信捨家為道

具足究竟無上梵行得六通證生死已斷稱

舉淨德所作已辦解名色本即得應真時王

波斯匿稱憐與四部眾象馬步騎嚴駕出征

欲討穢逆王身疲弊而被塵上過詣佛所稽

首足下佛問王曰從何所來身被塵土王白

佛言唯然世尊有大逆賊名鴛掘魔兇暴懷

害斷四微道手執嚴刃傷殺人民今故摠勒

四部之眾欲出討捕是時指鬘在於會中去

佛不遠佛告王曰指鬘在此已除鬚髮今為

比丘本舉云何王白佛言已志于道無如之

何當盡形壽給其衣食卧起床坐病瘦醫藥

又問世尊唯然大聖兇害逆人焉得至道履

行寂義乎今為安在佛告王曰近在斯坐王

若八

十二

遇見之心即懷懼衣毛為豎佛言大王莫恐

莫憐今以仁賢無復逆意王造禮之謂曰賢

者是指鬘乎答曰是也王又問曰仁姓為何

曰奇角氏也又問曰何謂奇角氏曰父本姓

王曰唯奇角子受吾供養衣食床卧病瘦醫

藥各盡形壽即然所供王唯獲許誓首辭還

歎世尊曰能調諸不調能成諸未成安住垂
大慈無所不開導消伏患逆使充法會亦令
黎庶逮斯調定我國多事意欲請退佛告便
去從心所奉王禮佛足替首而歸

尔時賢者指髮處於閑居服五納衣明旦持
鉢入舍衛城普行分衛見有諸家懷妊女人

月滿產難心歸怙之問指髮曰欲何至趣唯
蒙救濟指髮得供出城食畢澡竟去器獨坐
加敬詣佛誓首白世尊曰我朝晨旦著衣持
鉢入城分衛見有女人臨月欲產產難恐懼
求見擁護佛告指髮汝便速往謂女人曰如
指髮言至誠不虛從生以來未曾殺生審如

是者姊當尋產安隱無患指髮白佛我作衆
罪不可稱計殺九十九人一不滿百而發此
言豈非兩舌乎世尊告曰前生異世今生不
同是則至誠不為妄語汝斯用時救彼女厄
即奉聖旨往到女許如佛言曰如我至誠所
言不虛從生已來未曾殺生審如是者當令

若八

十三

大姊安隱在產所言未竟女尋免軀兒亦獲
安尔時指髮入舍衛城群小童獻見之分衛
或瓦石擲或以箭射或刀斫刺或杖捶擊
賢者指髮破頭傷體衣服破碎往詣佛所誓
首禮畢而歎頌曰

我前本為賊 指髮名普聞 大淵以枯竭

則歸命正覺 斯以戒忍辱 逮佛開化衆
聽經常以時 是故無躓礙 今以歸命佛
受真諦法戒 逮得三通達 則順諸佛教
昔暴懷兇毒 多傷衆類命 雖古多所危
吾今名無害 身口所犯過 志懷殺害心
其不危他餘 未曾遭諸厄 又復無過去

值母法寂然 應受兇暴名 自調成仁賢
以才一調定 如鉤調諸象 如來成就我
無劍亦無杖 其前為放逸 然後能自制
彼明炤於世 猶日出於雲 假使犯衆惡
不斷衆菩提 彼明炤於世 猶雲消日出
若新學比丘 勤修於佛教 其明炤於世

